



当第一缕炊烟
从遥远的萨吾尔山通天洞顶
袅袅升起
当人类的第一副毛皮雪板
从巍峨的阿尔泰山丛林间
呼啸而出
当“人类滑雪起源地”的盛名
随《阿勒泰宣言》款款走出
你——
这座祖国西北的边城
便拥有了“中国雪都”之名
何其有幸
我蜚声中外的阿勒泰

繁星垂野,测绘山川
额河奔流,丈量沃土
你是铃印在——
神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疆土上
最耀眼的一枚印章
天地赞叹——
阿尔泰山的筋骨
是擎起华夏苍穹的北柱

那迤迤千里的雪线
是鹰年逆风写下的诗行
那年轮可数的功勋矿脉
是倔强与尊严刻就的荣光
每一道岩层的剖面
都铸刻着为国而战的勋章

连绵的金山身披银装
泛黄的册页拓印承化寺的古墙
边关的忠诚
挺直了阿尔泰山的脊梁
何其有幸
我北疆之北的阿勒泰

是谁在墩德布拉克洞穴的岩壁上
以赭石预言了腾跃的姿势
那老者已将狩猎的弓弦
拨出滑雪的声响
毛皮缚就的弧形木板
自将军山凌空跃下
惊艳了万年的蓝调、斜阳
冬奥的焰火里跃动着
粉雪写给雪友的朴素诗行

雪——
这最洁净的宣纸,最轻盈的史册
每一片都拓印过蹄印与箭啸
风——
这最勤勉的读者,最通达的智者
每一缕都品读过松涛与流云的乐章

幸哉阿勒泰

——致吾乡吾土

◎王娥香

雪在风中漫舞
覆去了成吉思汗西征的车辙
也轻抚着滑雪巴郎微红的脸庞
落雪无声,封存万年时光
一片雪花秀天下
岩画与北风共刻这一铭文
何其有幸
我银装素裹的阿勒泰

当枸杞的红渲染丹霞
当蜜瓜的甜典藏日光
晨曦睁开云母的霞彩
绿柱石深蕴山林的碧意
黄金在七十二条沟中
浅吟四季更迭的密语——
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古老的呼麦低音圆润
欢快的冬不拉高音激越
音符落入酥油奶茶的碗里
落入风干肉的木盘里
未等奶酒倾囊
那香已醉倒了整个草原与毡房

可托海的功勋依旧传扬
乌伦古湖的鱼儿自在徜徉
三道海子的牧歌于云海荡漾
春风轻拂黄花沟
每一寸泥土都在等待
又一轮种子的破土、灌浆、拔节、抽穗
这丰饶,这富足
不是馈赠,是契约
是人与山川虔诚的共生
何其有幸
我物产丰美的阿勒泰

草原石人唇角微凝
所有未言的转场都谱成血脉的和声
昔日驼铃
串起长安古道与喀纳斯碧波
铺就丝路悠远的回响
如今——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齐声歌颂同一缕晨光

禾木的百年老屋炊烟轻起
图瓦人的草笛声里盛满吉祥
牧人牵着枣红马穿过雾凇
蹄印里瞬时分绽放晶莹的冰花

方言与笑容诠释着五百里的繁华
一壶奶茶
沸腾着各民族互助的佳话
一曲《黑走马》
欢快地踏出幸福的浪花
额尔齐斯河水浩浩汤汤
满载时光淬炼的深情
所有的希望,都只为奔赴同一个梦想
何其有幸
我和合共生的阿勒泰

春日的草原石城渐渐苏醒
金莲花盛满北纬48度的阳光
献给牧羊的姑娘

游客围坐在通天洞的火塘旁
笑谈起当年那个——
马背上与风共舞的小巴郎

夏日的白桦默默书写
哈巴河每一道湾的深情
额尔德林的红叶映红守边人的笑脸
马蹄踏碎暮色,月光听见
他的歌声里藏着祖先与山川的约定

秋日的阿禾,蜿蜒穿过幽谷彩林
风吟千年的留白处
走出一阕阙爱的诗词歌赋,赐回百转

冬日的喀纳斯,这方人间净土
把“阿勒泰蓝”沉淀成一幅别样的水墨
卧龙湾的冰裂纹中徘徊着云影
神仙湾的雾凇凝结着古老的传说
月亮湾终是千万旅人梦里的远方
何其有幸
我美美与共的阿勒泰

当风电林在戈壁舞动银装
当光伏海在大漠敛收天光
当信号塔在毡房旁静静守望
当精密仪器在深山里提取绿色矿业的星光
当古老毛皮雪板激起的雪浪
轻吻吉克普林缆车的西窗
当阿禾的惊艳在峡谷转弯处
柔化成哈萨克族绣娘手中的彩线——
我的阿勒泰啊
便将墩德布拉克岩画的赭红
喀纳斯湖的碧蓝
禾木新材的金黄
与草原石人的青灰
一同绣入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千里江山

你——
以万仞山为笔,以千里雪为墨
在边关大漠
挥毫写下磅礴一捺
此一捺,是心之所归
亦是梦之新程

无数飞翔的身影前来
为“雪都”之名加冕
你深情执笔
在千年的牧道上挥毫泼墨
你有写不完的请柬,因为这山水长卷
正被新时代徐徐晕染——
美不可言

澄澈的喀纳斯湖啊
犹如一面新镜
照见了青山绿水,也照见了金山银山

新年启幕,我歌颂您
不仅因您的丰饶
更因您的宽阔胸襟与昂扬斗志
我愿将这颂歌托付给就要破冰的春天
托付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远客
何其有幸
我与同时行的阿勒泰

一大堆杂事要做,无奈之下,只得让小儿子在马背与草地之间交替停留,娃娃的哭声与牧场的安静,在天地间交替回响。

入冬后,三九已过,在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前后,乡里举行刁羊比赛。热拉抱着小儿子,早早来到赛马场——她指着场中那匹花白相间的马,以及马背上的身影,说:“快看,那是爸爸。”

热拉的丈夫是骑马高手。巾幗不让须眉,热拉的骑术同样了得。“我们是在赛马中认识的。”热拉说着,低头笑了笑,害羞的样子真好看。两人的爱情,因马结缘,因马而生。我曾见过热拉赛马的情景:雪地里,她身着红棉袄背心,身影如稍纵即逝的一抹红,恰似寒冬里的一把火,把现场所有人的心都点燃了。

马与歌声,是热拉的一对翅膀,载着她的生活与热爱,在草原上翱翔。

马年说马,再次要说说承载中华精神符号的天马。天马行空、翼马行空,非臆想,非突降的异域来客,而是自汉代始随时代演进的产物,且并不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周易》曰:“乾为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可见,天马是承载中华精神的抽象符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汉武帝曾作“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在古人心中,天马、翼马象征天命,代表盛世的国运吉兆。

热拉一家,养马、爱马、宠马,小儿子先会骑马,再会走路。马与热拉一家,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物,有着默契,有着千年的文脉传承。如果要用三个词概括天马、翼马的文化基因,便是神性、刚健与祥瑞。这三重文化基因,让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丙午马年,有了更多的期许——希冀着我们的2026年,不仅是“火马年”,同时还是“马马年”,希望阿勒泰的2026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还单身时,春节去教研组和年级组几位老师家拜年。大家知道我一个人在阿勒泰过年,对我格外照顾,一定要现煮饺子让我吃,而且都是羊肉胡萝卜馅,味道各有特色。一位老同事告诉我,这是阿勒泰的“标配”,不管哪个民族的朋友来家里拜年,煮这饺子都得体、贴心。

成家之后,社会关系广了些,我在阿勒泰每年要“过两个年”:春节在岳父岳母家过,古尔邦节去布尔津县大姐夫家过。那时山城过年的习俗,通常是先给相熟的尊长拜年,再到同事、同学、熟人之间轮着走门串户,你来我往,热闹又亲切。如果遇到彼此相熟的,拜年的队伍还会慢慢扩大,更加热闹。

岳父岳母是老阿勒泰人,子女们都在本地,春节来拜年的熟人、同学、同事不少。煮饺子,是岳母家的“保留节目”。岳父喜欢喝奶茶,饺子配奶茶成了“特色”。每年过小年之后、除夕之前,岳母都会一次性包上百个饺子,冻好储存起来,专门用来招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而我这个没当过班主任的化学老师,寒假里又没什么事,到岳母家帮忙包饺子,也算是我的“寒假作业”。经过几年实践,和面、调馅、擀饺子皮这些关键步骤我都经手过,包饺子的手艺也有了很大提升。饺子冻好后,我还会带一些放回自己的小家,用来招待上门拜年的同事和学生。包饺子、冻饺子的习惯,在我离开阿勒泰到乌鲁木齐后,还坚持了好几年。

后来我从学校转到机关工作,社交交往更广了,每年依旧“过两个年”,拜年的范围也扩大了,少则十几家,多则几十家。过春节时,给工作往来较多的汉族领导和同事拜年,餐桌上必有的还是羊肉胡萝卜馅饺子,有的人家会在馅里加些牛肉,口感更丰富。过古尔邦节,给工作往来较多的少数民族领导和同事拜年,桌上必定少不了手抓羊肉或粉汤。我把这些经历讲给沿海地区的朋友听,他们都很羡慕,说:“你们新疆人真是幸福啊!”朋友说的“幸福”,我想不止是“口福”吧,更有人际交往中其乐融融的满足感,甚至包含着不同文化交流共生所带来的那份信任感与归属感。

到机关工作后,我搬到骆驼峰下的大平房住了三年。每到春节,来拜年的也多了些少数民族同事,有我的,也有爱人的。我会煮上自己调馅包的饺子,烧一壶

雪乡同源,银装故韵

腊月的阿勒泰,一身素雪,满目清寒。我站在民宿小院的木栅栏前,呵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了细霜。远眺雪山连绵,如巨龙静卧天地,心底不由轻问:这地方,怎就和东北老家如此相像?

初到阿勒泰,满眼皆是惊喜:雪地赛马、刁羊竞技,鲜活民俗点燃了乡野;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禾木村的百年老屋,在风雪里藏着岁月的沉静;终年不化的雪山巍峨矗立,如守护大地的巨人。住得久了才发觉,北疆的冬,处处闪着东北的影子。风掠过脸颊,带着刀锋般的清冽;厚雪踩在脚下,咯吱作响,像童年冬日的乐章,一瞬间将我拉回无忧的旧时光。

阿勒泰的冬天,是静的,也是动的。静是铺天盖地的白,如水墨长卷在天地间缓缓铺展;动是苍鹰掠过长空,翅尖划破宁静,也是野兔跃过雪丘,为茫茫雪原添了几分灵动。这里的冬日一如东北——外表冷峻如硬汉,内里却藏着一颗滚烫的心。我本是北疆冬景里的一个看客,却意外撞进了熟悉的景与情。那景不在故乡的炕头,而在阿勒泰的风雪里;那份情,不在遥远的回忆里,而在对生活赤诚的热爱与坚韧中。

窗花映雪,岁暖情长

小木屋外,雪山在晨光中泛着清冷银辉,静静诉说着时序流转。林清玄先生笔下的年关,是岁月急流间的一道窄缝;而这里的年,多了几分北疆的粗犷,像一曲悠长的牧歌,在雪原低回,唤醒心底对年味的眷恋。

腊月二十九,天刚蒙蒙亮,我从城里赶回村子,行李里小心裹着几支烟花——这是我旧历年备下的念想,装着老家热闹的年景。往年我只是一旁静观的异乡客,今年心底却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许是年岁渐长,更懂团圆滋味。

年三十,我在小木屋里忙活,学着老家的模样“扫房”。屋内暖意融融,窗上却凝着晶莹冰花,我轻声自语:“在东北,这会儿该贴窗花了,红红绿绿,剪得可俊了。这儿没处买,咱就自己动手,把年味‘剪’出来。”于是找来红纸,笨拙地拿起剪刀,每一剪都浸着思念。红纸窗花映着冰棱,竟也漾开一团暖意——仿佛穿越风雪,回到了老家的炕头。

雪原家宴,烟火可亲

年夜饭,是年味最浓的时刻。幸得房东相邀,我这个异乡客,居然在北疆的雪原上,尝到了别样团圆。

在东北,饺子是年夜饭的主角。而在这北疆民宿,房东一家拉我一同包饺子,馅儿是羊肉配洋葱,一口下去,舌尖上的相逢,湿润绵长,让远行之人,也嚼出了家的温热。

房东阿姨说起以往的年景,语气里满是怀念……我静静听着,心里暖潮翻涌——既念着老家那份喧腾的热闹,又为这异乡不期而至的温情而动容。

阿勒泰的除夕夜,偶有雪橇犬吠,衬得雪原愈发静谧。电视里春晚歌声清亮,一方屏幕,将东北的火炕、草原的毡房,与我这旅人的心,轻轻拢在了一起。

饭后一同去放烟花。阿勒泰的夜空黑得纯粹,像墨色绸缎,星星亮得耀眼。烟花腾空的刹那,我恍然望见东北老家的除夕——孩子欢笑、爆竹声声,噼里啪啦,撞碎一冬的寂静。

雪野漫步,岁岁安然

大年初一,晨光熹微,房东阿姨笑着招呼我:“穿厚点,咱带上狗,穿过村子往南边走走……”这邀约如石子投入心湖,漾开涟漪——我蓦地想起民间“走百病”的旧俗,正月十六漫步野地,以求祛疾安岁。时节虽不同,可那份对平安的朴素期盼,却如一缕无形的丝线,将东北与阿勒泰紧紧系住。

那天清晨,无风无寒,天空明净如蓝宝石。远处,牛群缓缓移向旷野;一位红衣牧人独行归途,那一点红,在茫茫雪白中,如一簇跳动的火苗。

十三岁的“阿黄”已显老态,皮肉松弛,牙齿残损,咀嚼间仿佛反刍一生风雪;“赛虎”病着,每一步都带着轻喘,房东一家轮流抱着它,“只顾瞎跑”的嗔骂里,裹着棉絮般的暖意。这场景,像极了东北老家那些守夜的狗——它们以吠声缝补冬夜的裂缝,以体温温热冰封的时辰。原来,阿勒泰的雪原与东北的黑土地,本是用同一种温柔与忠诚织就。

两个年 一种情

◎克兰



金山流水

奶茶,再摆上几碟素菜凉菜,加上熟人送来的馓子、麻叶等,满满一桌子招待来客,既适应大家的饮食口味,也贴合彼此的饮食习惯,让每一位客人都自在、舒心,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

到了古尔邦节,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去拜年。洗完手进屋坐下才发现,除了传统的手抓羊肉“大餐”外,还多了胡罗卜拌粉丝、黄瓜拌西红柿等。这种变化不知从何时悄然开始,但肯定都是“为他人着想”的。有肉有菜的搭配,对于吃肉不多的人来说,既是一种“口味”适应,也是一种“心理”适配。适应会带来一种满足感,而满足感会带来彼此的交流与交融。

一个古尔邦节,拜年走过几家后,家家都是“有肉又有菜”。大家对这种菜品变化似乎习以为常。后来细细回味,这种变化看似寻常,却值得深思。不同饮食方式能彼此“与共”,正是不同饮食心理相互适应的结果。从“吃到一起”到“想到一起”,饮食文化的交融,总会带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交融,最终走向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我甚至觉得,阿勒泰引以为荣的民族团结紧密硕果,或许正是由这些温暖的日常细节,一点一滴积淀而成的。

《两个年,一种情》,在马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交上了本期“金山流水”的文字作业,借此表达对金山的祝福。

◎阿勒泰的新春,是雪山环抱间徐徐舒展的北疆画卷,亦是一场以纯粹为序的盛典,悄然启幕。寒风掠过苍茫雪野,卷起岁月的碎屑,与奔涌雪浪相拥、相融,织成岁暮独有的深沉诗意。思念如炊烟,融入苍劲的北疆风骨,谱作文化交融的温暖节拍,轻诉着这片土地的新春叙事。而我的大沁塔拉,此刻亦敞开心扉,在银装素裹的林海间,与远方的阿勒泰遥遥相望——雪原辽远、林海幽深,因同脉冰雪的呼唤而共振、和鸣。

——杜波

新春 雪原上的年味



雪域辞旧,心归澄明

新春,是告别,也是新生。此时的阿勒泰,冷得能呼吸凝成霜,却也藏着最倔强的生机。雪下草籽悄悄蓄力,枝头冰棱在阳光下融作水滴,化作春信。这景象让我想起“瑞雪兆丰年”,天地无声,却在诉说一场圆满轮回。新春的阿勒泰,是渡口,是岸。我放下对故乡的执念,泊于这片雪原,任风拂去旧岁尘埃。每一次呼吸都清冽如冰,每一次触摸都温厚如毡。这异乡的雪,竟将心湖涤荡得澄明透亮。

牧民的笑,是冬日的初阳;图瓦人的歌,是风中的格桑。我渐渐懂得——幸福从不在记忆的炕头,而在当下的脚印里;生活不在远方的炊烟,而在眼前融化的雪光中。我们包饺子,羊肉洋葱馅,既熟悉又新鲜;我们剪窗花,纹案是雪山与草原,让东北的手艺长出北疆的风骨;我们放烟花,在墨蓝夜空下,让传统欢庆在这片土地绽出新的光华。这般交融,让我深味——旅行真正的意义,是在差异中听见共鸣,在陌生里寻得心安。

雪尽春归,山河共情

新春,阳光开始温柔抚过旷野。我看见嫩绿从素白的边缘破土而出,格外地倔强,那是大地藏不住的生机。望着雪山在日光下闪烁,庄严而温柔,心中满是感激:感激这片土地赠我纯净风光与独特文化,皆成行囊中最深的珍藏;感激北疆的新春,教我放下与新生,懂得珍惜眼前,方能拥抱真正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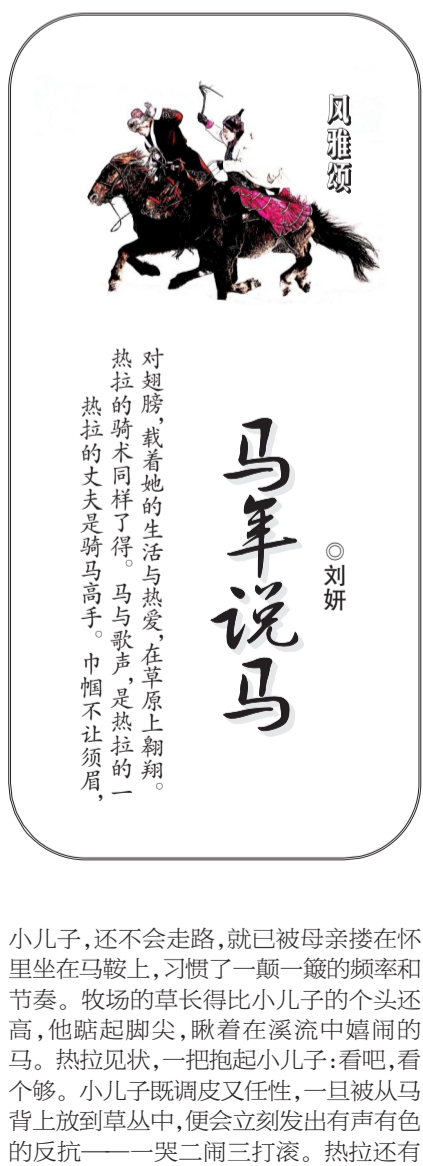
在这片雪原上,我寻到了另一种独特的年味——那是东北的豪迈与北疆的苍茫交织而成的厚味,是旅途中意外的惊喜,更是与自然、文化、内心和平共处的安宁。作为东北人,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另一种归属——对故乡的眷恋,在远行中愈发炽热;在异乡的历练中,自我如蝶破茧,悄然更生。北疆严寒,却生生不息,恰似生活淬炼出的韧度;东北的魂虽豪迈,亦藏柔情,一如心底对生活既热烈又细腻的坚守。

新春过后,我仍将在这辽阔天地间缓步前行。北疆的雪原与东北的烟火,在行囊里悄然交融,化作不必言说、已然生根的乡愁。我终于明白——幸福从不是远方的坐标,而是脚下沾着晨露的草地;生活不在褪色的相册里,而在手边这碗冒着热气的奶茶中。每一个脚印,都是写给未来的短诗;每一缕炊烟,都在提醒我:最珍贵的风景,从来都在这平凡而鲜活的此刻。

2026年是农历丙午马年。马年说马,首先说说敦煌的翼马。

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前,有一处地叫榆林窟。不远处是鸣沙山、月牙泉相伴,还有蜚声世界的莫高窟,榆林窟与莫高窟同属敦煌艺术体系。若要说最美的石窟壁画,非榆林窟第25窟莫属——这里的马“长”了翅膀。因马多了双翼,天然矿物颜料下的天马,愈发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石壁上的马,粗壮而有力的双腿,猛一回头,似与祥云来不及说一声再见,马的躯干早已消失在天际线。天马有了双翼加持,神勇无比,英姿飒爽。敦煌文化研究学者早已摸清石窟内天马的前世今生。双翼,源自希腊神话。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将西方神话故事传播至东方。极富想象力的古代画师,巧妙地将双翼绘于马身之上,以中华审美为骨,将外来元素化外为内,在敦煌艺术体系中孕育出多元共生的中华翼马。如此一来,双翼为中国天马注入了灵魂,中国天马有了在地性的独特表达。榆林窟的中华翼马成为珍品,更是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绝无仅有的“有翼马”稀有题材。

马年说马,其次要说说阿勒泰的马。在富蕴的夏牧场,热拉一家照看着一百多匹马。他们刚从春牧场下来,夏牧场的绿草鲜花,以饱满热情的姿态,尽情拥抱着纷至沓来的客人。无分大小尊贵,来了都是客,到了都能见到热情洋溢的笑脸。烈日当空,湛蓝的天空挂着一两片棉絮。毫无心事的马儿三五成群,低吟、长嘶,吃草、饮水,奔跑、驻足。热拉家的马,皮毛黝黑发亮,修长的马尾在半空中跳起了探戈。马鬃垂直贴合马颈,马有了昂扬英气,尽显整体利落之态。马儿欢,虫儿鸣,蝶儿飞。热拉家的



贝雅颂

马年说马

刘妍

对翅膀载着她的生活与热爱,在草原上翱翔。热拉的骑术同样了得。马与歌声,是热拉的一双翅膀,载着她的生活与热爱,在草原上翱翔。热拉的丈夫是骑马高手。巾幗不让须眉,热拉的骑术同样了得。马与歌声,是热拉的一双翅膀,载着她的生活与热爱,在草原上翱翔。

小儿子,还不会走路,就已被母亲搂在怀里坐在马鞍上,习惯了一颗一颗的频率和节奏。牧场的草长得比小儿子的个头还高,他踮起脚尖,瞅着在溪流中嬉闹的马。热拉见状,一把抱起小儿子:“看吧,看个够。小儿子既调皮又任性,一旦披从马背上放到草丛中,便会立刻发出有声有色的反抗——一哭二闹三打滚。热拉还有